

EXIT

3.4

上下  
主題詩

詩  
zhī

ISSUE 08 | 2024 AUG

08

## 關於 焗 Ra Poetry

- 「焗」，羅馬拼音zhi4，音同「誌」。Ra為古埃及太陽神祇，象徵光明、溫暖、生長、創造。
- 焗 Ra Poetry以詩為火，揭火起意。將以詩為縱軸，橫向納入與主題有關的攝影創作、podcast、微電影、散文、雜文或微小說書寫、書法、建築美學、虛擬詩展、人物訪談.....等等。
- 一年共發行三期電子刊（每期不同主題）及一本紙本年度選集。徵稿各類型現代詩。以華文詩為主（可混搭但以華文為主），行數、形式不限（長詩、圖像詩、散文詩、動態超文本詩也歡迎）。
- 一個電子與紙本並存，平面與立體兼具的詩刊。不以一本詩刊為志，玩伙一本詩刊的可能。
- 飲古老的血，嗜年輕的詩。焗面前，人與詩平等。



本期封面及內頁攝影

**Lîm**

台灣台北人，Y世代。喜歡攝影、音樂劇、歐美電影、歷史學跟社會學。

詩 zhī RaPoetry

ISSUE 08 | 2024AUG

審稿團隊：火星喵、邪火雲神、紅紅  
本期主編：紅紅  
藝術總監：劉寅生  
刊頭題字：陳英樂

電子刊：年度每四個月出刊  
紙本選集：彙整三期電子刊出版紙本年度選集

投稿/聯絡信箱：[rapoetrytw@gmail.com](mailto:rapoetrytw@gmail.com)

下期徵稿：2024年10月31日止

徵稿主題：『滯』主題詩，

以華文為主，形式長度不限之現代詩。

---

# 上上下下

編輯絮語 | 紅紅

「樓梯」似乎是一個可以拿來測量體能、年紀、生活環境水平的指標。

想起自高中一直到進入職場後的幾次租屋，幾乎都是住進相對低廉的四樓公寓。那時很年輕，除了搬家時辛苦一點，樓梯每天爬上爬下早就習慣。

當身體不再像樓梯那樣輕盈地將一棟建築物摺疊，不再堅固地將一座肉身撐起。一直到某天，你發現區區幾個陡階很可能就是一個人的困境、一座無法橫渡的海。母親病倒時，我當時的住所大樓入口階梯極不友善，根本無法讓她的輪椅進出。有好幾個夜晚我因為思慮著無法接她至住處照顧而感到沮喪無眠。因為無能為力，於是心上上下下，隨著她的流浪而流浪。

最近我覺得一本書一個刊物也像一個建築。建構時必須思量它的使用對象。例如一本過於花俏的雜誌常常讓我不知從何讀起，過於呆板又令人失去好奇。幾項編輯印刷工作也讓我深深覺得有些眉角如果不留意，便會像個不友善的公共空間、建築令人失望。例如排版時必須預留膠裝吃掉的頁面，又例如封面在軋刀模時要考慮裝訂的誤差，讓讀者撕開時能呈現完整的圖樣，而選紙也不能太硬……等等。回到第八期的上下主題，有許多作品寫空間、寫外境呼應內境、描繪階級，文字上下鋪陳終究是為了承載更多內容的張力與領悟。有時我們在生活中不小心絆倒了，有時上上下下不安定地奔波，在挫折與重複性之中就成為了發展自身哲思的過程，更或許成為了一首詩、一個創作的起點。





# 目次

關於詩	2
編輯絮語	4

## 上下主題詩

01 懸浮與沉落_浮海	07
02 自然的托盤——東海女生宿舍_陳弘毅	09
03 樓梯間_沙顯彤	11
04 新婚那夜我故意訂了上下舖_孜態	12
05 腹葬_紅	13
06 老闆，切一份南棗核桃糕_2N	15
07 別抬頭，別低頭_李天慧	19
08 便是這樣_J.C.	21
09 夏_上邪下神	23
10 複寫_漫漁	25
11 澤榆_投石	27
12 分層_章馨憶	30
13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_李文靜	31
14 雙層記_宇正	33
15 停屍間_雨曦	34
16 人間條例_韓山	37
17 二部合唱_亦林	38
18 續集_李曼旋	40
19 太陽雨_傅嘉正	41
20 忐忑_語凡	43
21 沒有一滴雨點在同一個地點上落下過_泊泉	46
22 浪貓派_紅紅	48

## 詩，什麼？詩以及其它

### 上下專題書寫

01 人生卡卡_棋子	52
02 胭脂紅，五彩石_吳旻育	61
03 辦公室車站_李進文	64

### 駐版合作

01 到站提示音podcast_漫漁	66
02 身體X詩X微影_劉寅生	67
03 詩之毫釐_吳國豪	68
04 近而不達_不清	70
05 一杯酒的時間	76

# 上下 主題詩



## 懸浮與沉落

——觀法國藝術家Fabien Mérelle個展「於島至嶼，地消景散」

寒冬的樹枝攀上我，在我賴下腳印  
忘記取走的時候

那天我趕往聆聽岩石的道別  
島嶼之端，原來流淌著  
一個海洋的虛空

Écoute, le son des vagues disparues

世上的島都在無聲沉淪  
為了懸浮  
我展開雙臂 模仿風  
讓老鷹把靈魂叼走  
我踮腳，為了丈量厥葉的重量  
泥土只接納有根的靈魂

Alors je flotte, comme la seule feuille  
dans ce monde en cendres

聽說所有海島下沉前  
都曾在馬路上浮沉  
無一海鷗盤旋  
無一孤木紮根

後來我學會沉落  
如一道消散的岸線  
化成孤樹，傾落茫茫白海  
聆聽陽光  
墜落凡塵的聲音

以一抹影子的姿態，在水泥牆裡  
屈身攀附光裡微塵  
才察覺身體  
是遙遠沉島僅存的  
一塊頑石

#### 浮海

於香港出生和長大。夢比現實確切，如文字比我坦誠。  
然而文字一旦寫下即屬於過去，無法定義此刻的我。

 @fauhoi\_\_lit



## 自然的托盤——東海女生宿舍

赤裸，赤裸的名字  
我們用它來移動一些星空

一些玻璃  
準確的曬衣繩  
一些信念，往中央分岔  
身體拉成一片托盤  
從我們身上帶來的  
彼此的橋  
上上  
下下，不可越過  
用極淺的逕流

會有抵達嗎？即使在中午  
散落在院落的林中，又一次的迷失

從眼睛裡鑿出來的小窗口看  
日落更靠過來了  
山後退  
一切降下的  
朝你彎曲的圓拱  
一片葉子、聲音、日曬  
或傾訴...

溶解的生活  
燈一間間亮起，  
夏日激豔  
彷彿沒有時間



## 樓梯間

順著木質樓梯向上，任由  
遺落的影子與腳步聲，相互折疊  
你的每一次抬腿又下落  
每一次胸膛起伏，嘴唇細微的翕動  
都被光與浮動的灰塵，精準地篆刻著

直達走到最上層，穿過  
天花板的障眼法，樓梯被裁剪的身體  
銜接在哪裡？抬起海浪，抬起  
陡然的山勢，乃至抬起時間  
你寄放在此的登臨意，絲毫也不剩下  
自從允許自己衰老，允許自己  
無限輕盈，好像也被抬起

### 沙顯彤

男，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專業碩士研究生，作品刊於《詩刊》、《詩歌月刊》、《當代·詩歌》、《散文詩》、《特區文學》、《香港文學》等。

## 新婚那夜我故意訂了上下舖

我們之間必須維持一道線  
——叫禮節，所以在階梯下顎  
封上不避震的氣墊  
要加重積累的脚步。等疲倦的肩帶和薄唇各自  
各自，爬升到原位

抖動是牠遇上晨光後進睡  
喚醒我向你射出的信號  
我以為這樣下來能看清雙手：缺戒指  
也缺血清素，你都沒有發現朗讀我們誓言的不是律師——  
「不分擔不是枕邊人的憂傷。」

修改是為了理直氣壯  
如睡覺前拉上了窗紗就可以安心夢囈

失落的喜帕在枕下藏匿。  
別想打破天花，若你有上來之必要  
按時攜藥，你知道內有黑狗  
（你們以前交配而生的那隻）  
會像碎紙機般啃爛所有踰矩的指頭

孜態

香港讀者，一位浴於文字納涼的大學生。



@attitude\_yet\_humble



## 腹葬

母親死於大火  
我死於祈禱  
人們虔誠的仰頭  
不敢直視神明的雙眼  
只是俯身祈禱

用牛羊的頭顱  
換取神明的忠告  
對彌散的煙霧  
要厚重的原諒

向外翻折的臍帶  
皮下的洪流  
以及千百年前  
被聖人雕刻的詛咒  
在無數的祈禱中  
等待一次生長

生命是一種無法預知的繩索  
靈魂葬於腹中  
像網一樣飄蕩

紅

我們都有那麼一瞬間  
不應該被原諒

 @\_okit.paz



## 老闆，切一份南棗核桃糕

上

週，

老闆教育我：

「

銷售是攻破一個人的弱點

行銷是和整個市場溝通強項

」

我回去思考很久

一個人

怎麼樣把自己賣給另一個人

然後讓其他所有人

依然愛著他

下

不

來，

我擔心的對著戀人說  
他拿出一份白人賣的南棗核桃糕

龍舟划過初夏夜晚  
槳倒在客廳地板  
日子長長如空瓶淹水

空氣裡充滿姜辣  
以及  
思慮熬成姜湯的甜味  
微涼的薄荷氣體排成樓梯

但夏還是不來

手一摸星系的裙擺：  
單程票。  
騎馬釘。



切

吧，

遠處戀人推著蒸籠走過來  
拿著刀往糕上擺

「不準耍花招啊」

「切多少付多少」

他的心掛在脖子上：

有點黑。

太常倔。

## 2N

1998年生，寫散文、詩和代碼，中英輸入法皆可。北一人社、GT資工，十八歲後旅居美國亞特蘭大、舊金山灣區、布魯克林，現居紐約。公路旅行十萬公里逾。著有隨筆散文《太陽雨》（島座放送，2022）。



@hate2n



---

## 別抬頭，別低頭

別抬頭

那是莎士比亞般偉大

也無法描繪億萬年的星宿

你的眼睛

如果裝不下星星驟降的淚雨擊落

別抬頭

別低頭

星星會知道

我們踩著空虛的軀殼

卻容許地下動物知道

燒得正旺的熔岩

竟在頭頂供養一盆鮮花

和在葉子上吞吐偷生的

螻蟻

終日埋在人造的灰塵之下

別低頭

向前走  
別去感受赤足的真誠  
真誠無法阻止螻蟻刺咬  
埋沒  
再埋沒  
我的赤子

你終歸  
在盼望和絕望中  
走到終點  
或再起點  
無止無休

比起忘記  
走過千萬里  
只會讓你  
更記得  
赤子在啜泣的  
血痕

別抬頭  
別低頭  
沒有誰能說  
上還是下  
才是尊嚴

### 李天慧

香港人。喜歡詩的純粹、清淨。2023年初確診四期癌症，從此再活一次，以詩穿越密不透風的「現代生活」，與自己的靈魂連結，在生活的瞬間，踏出遍地微光，並在路上遇見你。



@little.poetree



小詩集 little.poetree



## 便是這樣

便是這樣  
蒲公英即夏天的雪  
被陽光照得滿心歡喜  
一心飄泊

慢吞吞的舊日  
林蔭關照著塵埃  
旁邊大樹曾讓莊子夢得  
無端的漫天的寂靜  
天上、地下

天下地上  
烏鴉乘着牠的影子飛翔  
子子的思量  
樹不憂鬱  
鹿不憂鬱  
但蒲公英背負著那麼多自由  
闖闖蕩蕩，天花亂墜一場  
不如離去（帶我走）  
不如歸去（請帶我走）

就是這樣  
慢吞吞的舊日  
輕飄飄的愛人  
林蔭關照過塵埃  
眼淚一心飄落  
所謂現實，應該是指晚飯吃甚麼吧  
因為是在夏天出生的孩子  
但如果有信件，請寄到關外  
關外，被陽光蒸發掉的夏天的雪  
蒲公英那麼強大，終究被雨打敗  
我被雨打敗。

29.5 | 見飄起飄落的蒲公英，說一說不上不下的我們

J.C.

有時候相信詩。



@ixunavailable

Medium

@ethos-38757

## 夏

和老房子同坐過一個午後  
 炎炎。夏未至，濕透襯衫和你的身體  
 記下當時我們的溫差  
 鋼琴聲在艷陽底下  
 蝸牛爬過葉背，我和它  
 曬不出各自的影子  
 不知名昆蟲，在唱響  
 它們知道，我的天空不是喧鬧的

（慢慢生活形成波濤狀的起伏  
 總會分泌出一種黏粘的液體  
 留在日子的經緯度）

夏未至，長長水珠從屋簷逕自滴落  
 等待你披風而來  
 同時等待彼此的時間  
 好好蒸發，讓老房子  
 目睹一宗正在進行的物理現象

雨落下時候，我已忘記習慣  
 朝你——張開自己，雙掌朝上  
 直立倒下  
 寂靜如萬馬奔騰過的平野

### 上邪下神

面對你和你的身體

我能  
 我能

凹凸得宜







## 複寫

### 【Boarding】

如果不按號碼入座會怎麼樣？  
如果沒有行囊就出發會怎麼樣？  
如果拒絕繫上安全帶會怎麼樣？  
如果在亂流時離開座位會怎麼樣？  
如果抵達時發現目的地錯誤  
會怎麼樣？

能怎麼樣？

手裡的票上面的字是模糊的  
看不清  
和他的未來一樣



## 【Disembarking】

好像受到奇怪的詛咒，每次坐上這條線的列車，她都睡過站。

摸了摸身上的按鈕，確定開關設定在「ON」。

也不能怪自己，每一站的風景幾乎是相同的——超商、手搖飲店、便利商店、連鎖電信服務……

播音系統突然報出了她的站名。

走出站口，她看到和自己一模一樣的面孔，進站中。

她想叫住那個自己，告訴對方，其實哪一個世界，都一樣。

### 漫漁

眷村小孩，流浪過，斜槓的寫作人/ 語文教師/ 文創小農/ 貓奴。  
文學獎記錄：台灣詩學散文詩獎、時報文學獎、台中文學獎、乾坤詩獎、星雲文學獎、金車新詩獎。詩作入選《2022臺灣詩選》。出版詩集《剪風的聲音》（秀威，2022）、《夢的截圖》（聯合文學，2023）。臺灣野薑花詩社、台灣詩學成員，《乾坤詩刊》編輯。

漫漁社交平台連結：<https://tap.link/manyupoetry>

## 投石

我們要抵達哪裡？  
沉默的湖、沉沒的石

我已接連拋出幾十顆話題  
漣漪，卻不曾擴散太遠  
只有幾句話繞成互不相連的小小圈子

越尋不及你的湖心，我  
越陷落。綁著想像的巨石下沉  
因掙扎，而斷成兩截：  
年少的我和成年的我

常年的枯木，以為早習慣了。忘了我  
本也是個一遇見引線就拚命燃燒的人  
燒光過自己也炸傷過別人

注意到你臂上紅斑  
偶爾發燙。是種敏感，你說  
在我太靠近時  
你是否也曾因潛入太深而燃盡勇氣  
從此開啟警報也關閉延伸

我們能抵達哪裡？  
若一生真有那麼多丟棄與撿拾

石子，若投得夠多了  
能否鋪成一條前往彼此  
也許更多時候我們都只是在黑暗中  
渴望磨擦，渴望迸出一點火

覺察自己疊高了你，又把情緒  
交託於你的掌心：任你捂熱  
任你冰冷——我的生活是否過於輕薄？

偶爾，不過是想找個人  
放心底疼  
那人，卻開始像顆石頭  
讓人生疼

#### 澤榆

94年生大馬人。擁有不上不下的能力。似波瀾不驚，實則空虛。偶爾，投入一顆小石子，就能引起海嘯，再次激活忐忑的情緒。



## 分層

我時常舉棋不定 觀洪流不定  
亂彈生命的代碼 布得廣闊而龐雜無序

書裡影像都言「玫色青春」  
我怯蘸清灰的孤寂而過  
偶在某些夏日小令裡添筆

踏在避世的高傲裡 外表是名為懦弱的殼  
與你則似分了層 暢行在羅曼酒水裡  
飄搖縱歌  
上為朗姆雞尾  
下為落日餘暉特調

我將孔子的來者諫之眼中  
看異鄉雲跡分層 偷買金絲托藍幔帳  
摟圍端茶的煮婦 歡迎的兒女

後來窗宮格顛顛 與黑夜為奸為賊為匪  
竊走界線與時間  
灑落池底流離一片星珠  
殊不知有何可錮

可驚可歎——  
我想  
若是時間倚老賣老  
又如何畫愛情的分層設色圖？

章馨憶

2001年生於浙江紹興，香港嶺南大學中文文學碩士。



@yehuaizhoumian.1

---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裝下宇宙微塵  
用潔白小盒子

有的人  
送進鑄鐵廠

沿路搜集廢棄語言  
鍛造黃金意象

那些火焰和光  
蟬尸下佈滿夏天

(B) 但詩是石頭

(A) 等待宇宙將它歸於原位

李文靜

詩是一種秘技。







## 雙層記

在你我之間放一段名為死亡的  
階梯

對比起我的仰望；你靠向欄杆的俯視  
我們因對視生命的虔誠而  
沉默

錯落有致的陽光從樓梯天窗溢出  
燙下底層的影子  
不善修飾的我們成爲剝削感性後  
餘下的荒蕪

樓梯作響  
卻再也無法磕絆你的顛簸  
鐘擺滯留節拍

生命的反射弧  
使我常想起那些骨灰色地形  
延綿而曲折無盡

如無由浮腫的木；如斷崖式踩空的火  
在你我之間放一段名為時間的  
階梯

**宇正**

90後。

試著以文字出走，一層現實一層骨。

---

## 停屍間

每天習慣這條蜿蜒的斜坡，記錄清晨而下的老人。他鬚根是灰雪夾雜在樹枝遠處的城，剝落粗糙走了許久。緩慢地接觸鐵的冷淡

直至凹陷的身體被光淹沒。他的刀，如此鋒利——已消毒的棉球是一種新的壓抑，也是雌的創傷嘴裡的舌頭不再象徵太陽。麻雀

在麻雀咋舌的過程中，衍生問題我不懂一索碧綠，於是假裝糊口推著整座城（昇華）他七天以後不再倒下。剩下某天我在他側身

匆忙震撼，拍攝用的是舊式相機  
在照片裏人們都懼怕曝光，如我  
如他駝背變形，他住的大廈都是  
忽略溫度的那種。在拐角處消失

最後聲音被陽光裁剪，小孩閉眼  
一輛汽車劃掉天橋的腳。下之海  
靜止的燈在選擇紅色與黃色之間  
成為棺木。另類的雪已無法融化

#### 雨曦

2001年，牧羊男、言苛刻。生於大陸，長於香港，暫居台灣。作品刊登於不同刊物。不愛閱讀偶爾失眠為了尋找靈感。喜歡文學，喜歡詩。



[@rain\\_rain330\\_literature](https://www.instagram.com/rain_rain330_literature)



江宇熙 (雨曦)





## 人間條例

一是在一次遠航中誕生，從溫暖而隔絕的黑島上  
 順著鹹腥而筆直的航程駛往微微刺痛的白色病房  
 二是天啟的手術刀，滅世，子宮地震與光的侵略  
 被消毒水掩飾起來的梅毒。巨大的爪，痛和撕扯  
 三是有期徒刑，手辦的鮮紅流成試卷上的細血痕  
 一個個親人在眼前排列仿佛絮語，霜淇淋在冬日融化  
 四是自由，父親在貨車上漸弱漸終化成四通斷斷  
 續續的電話。母親，逮捕與偷盜，告急的衛生巾  
 五是敘事藝術，家國情懷與風花雪月，低吟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愛人，被比作夏日的吊帶裙和恐怖小說  
 六是遊戲套裝，lv20才能裝備的靜電服靜電手環  
 靜電鞋，日復一日的副本，刷卡與下工  
 七是規訓的逃犯，從南中國到曼徹斯特，穿越  
 阿勒泰，俄羅斯漫長的國境線與暴雪中停擺的列車  
 八是曠課與遲到，曠課的月經與遲到的責罵。白衣  
 天使的羽翼，鴨嘴鉗，孩子和家中的玻璃一樣破碎  
 九是重映，重映，重映  
 十是禁止歧視與分裂，每位遊客都必須將自己的  
 脊骨磨成線，把單數與雙數縫合，仿佛  
 一次和好

### 韓山

江西的一個青年，即將畢業成為無業遊民。最喜歡的詞是流放。



## 二部合唱

(上傳部)

Do：挺直了人品  
 Re：以雄壯威武的答數正告沙粒般的生活  
 Mi：對著垃圾桶練習微笑  
 Fa：限時動態裡貼滿時代節奏  
 Sol：向每個機會高唱音準正確的自己  
 La：畫上升記號的眉頭  
 Si：高聲，再高聲地吟詠攀緣中的裙帶

(下載部)

Si：山洞裡和蝙蝠倒懸，音波晦暗  
 La：尖聲詛咒了命運  
 Sol：取下幾副脖子掛著的降記號  
 Fa：讓那群恨天高，體驗雷擊後的轟隆  
 Mi：無人撐場的獨唱  
 Re：仿冒蟑螂的竄動與異聲  
 Do：離線聆聽社會的嗚咽

(積雨雲播起了鑼鼓)

上、下各自取譜，發聲練習  
 指揮話少的喉頭，混成二部合唱  
 音聲彷彿互毆中的兩人  
 摻雜他們卡了痰  
 出自胸廓深處的疼痛與叫罵  
 在不甘的糾纏與紅腫裡  
 有我無法調伏  
 早已分叉、發炎的高低音

**亦林**

現職醫療服務業，亦為業餘的行山人。



Rafael Hsu



## 續集

如同泥濘裡彼此咬傷的蛇  
頭尾相連偏要分出因果。  
如同一部過厚的書  
拆開兩冊上下  
一半「故山歸臥」  
一半付與塵與火

如同你握著我的手  
相信信物般嵌在一起，不會失落。  
誰知黏膩的劫數後  
僅餘一截斷指  
搶出一個血淋淋的續集：

墓場是樂園的續集。  
白骨是梅花的續集。  
禁歌是我們  
明媚天空下唱過戀曲的續集。  
死是你我不休止  
纏綿的續集。

### 李曼旎

2002年生，寫小說和詩。有小說集《恐怖的愛》及詩集《荷花是你沒有見過的人》。

 @ni\_ni2534

## 太陽雨

你披著日光走進我  
積纍多時的惡水，落下一地笑靨  
無聲令水分子升溫滾燙  
仿似在煮沸舊日

原以為驟雨只有恆久的陰寒  
風如刀刃刮傷肌膚，雷鳴轟轟直搗  
耳膜，但你不經意撥開無數烏雲  
伸出路標，指引通往七色光源的方向  
令心中渴望得以飛升化作水汽  
環繞虛空，勾勒出人型

獨守的心田漸顯輪廓  
長回一片草原，儘管那些花草早已  
不是泥濘的前身  
新生於貧瘠中單向地朝上  
拉扯，縮短和太陽之間的距離卻  
從不考慮是否攢足了勇氣，與天空相對時  
是否擁有資格長成一棵參天大樹  
嘗試抵達你的指尖

你揮動的雨水匯集成瀑布，輕易飛墜於  
我那具空心的軀體卻  
從沒想過陽光和雨本不相容，匆匆感受  
脆弱的嫩葉和果實  
掠過而不留下任何循環，現實讓周遭  
蒸發得異常快速  
走的時候也不忘從我身挖走  
往後的每個晴天  
並隨意遺棄過冷的黑夜

太陽雨總是無預兆地離去  
我唯有遵循定律。無力感一而再穿過光霧  
穿過類似的雨幕，刻意抵禦地心引力  
懸在俯瞰與仰望之間  
維持一種  
向上的姿勢

#### 傅嘉正

喜好寫詩的馬來西亞人。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臺灣中華現代詩獎與金車新詩獎。



@andypoh

---

## 忐忑

你知否，自你上去後  
我每天都在仰望  
盼著你會丟下一張紙  
載幾條雨絲  
你愛拋物的脾氣改了嗎  
還是一樣愛說謊騙我

我看見惡靈躲在烏雲裡  
我看見楊柳飛上天  
一張舊報飛越對街  
一口痰落入河的笑顏  
你偷偷旋轉在水紋裡  
笑比哭還難看幾分



我不想爬樓梯去看你  
不想上山下海再上山  
不想遠方再遠方  
和你見面的約定  
找不到時間和心情  
很是抱歉

明年也許再明年  
等春暖花開  
柳絮紛飛的時候  
興許修成一隻青鳥  
也許還是石頭  
必然飛上更遠  
或被人棄入湖中  
想念不一定得想念  
說不一定要說

語凡（新加坡）

已經走過好多的路，忘了要說什麼了。



@ealex41



---

## 沒有一滴雨點在同一個地點上落下過

「雨其實並沒有大得需要撐傘  
必須的  
只是心碎」

今個雨季我們無可避免  
陷進同種緘默  
像忘詞了的演員慢動作即興躲雨  
尷尬巴巴等待喊卡  
且費勁憶想  
那許多所曾承諾  
：「準時吃飯、早睡  
早起，澆花」和吃藥  
讓屋簷緣的雨珠可以下定決心  
讓失散了的覺悟  
在殊途上重遇

你也曾說要灌溉自己如擁抱一株朝顏  
你說過的  
下雨了 雨下得  
好大吧  
（好大 又不很大）  
我的傘也撐你好不好  
你說可以的 我們可以就這樣一齊  
撐同一把傘  
走完  
這場雨季

而你沒說的是  
你既選擇了兩全其美  
我們  
就無非得淋濕彼此

（那株美麗的花兒終於認清自己  
只能是朵夕顏這回事

世界照例淋漓  
而他  
終究極力燦爛著）

泊泉

永遠的門外漢



## 浪貓派

### 1. 體態

將流質的肉  
均勻裝滿  
空 器

### 2. 骨頭

架著一隻魚的  
魂魄  
從門縫游進來

### 3. 交流

眼睛裝滿  
70%的  
話。閉著

## 4. 瞳

溫柔時藏刃  
烈滿時蒙霧

## 5. 對手

隔著七步的距離  
我用眼睛說謊  
他用鼻子作弊

沒有人想逃

## 6. 貓派分子

用豎直的尾  
和世界劃界線

噓不要說  
我們在子夜的祕會

**紅紅**

曾獲臺北文學獎、星雲文學獎、葉紅女性詩獎、金車現代詩獎。詩作入選二魚出版《2021臺灣詩選》。



[chuchupoetry](https://www.facebook.com/chuchupoetry)



詩，什麼？詩以及其它





# 上下 專題書寫



## 人生卡卡

棋子



學銳的人生處於不上不下的階段，他的心頭被一股怨氣堵住，氣血不暢，無法向前邁步或徹底後退，異常痛苦。

好友知道學銳的精神障礙，遞給他一張名片：「我認識一位心理醫生，她研發了一台機器，叫《放下機》，目前需要一些測試者來進行臨床實驗；她說，前幾位來測試的人，都完全放下了。」

《放下機》是什麼玩意兒，前所未聞；「完全放下」這口氣，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他想一笑置之，世上哪有什麼機器能叫人放下的？謝過好友，隨意掃視了名片，上面印著一行粗體字：國家心理學協會主席——蘿莉。他半信半疑，將名片收進皮夾。

深夜裡，寢不安席。他的腦海不時浮現那個黑警，把他拽回過去的情境，困在當時的怒火。極少數人苦口婆心勸他必須放下執念，多數人清楚他心存不甘卻不說破，他以為他們的心曾被針刺傷，那種隱約的痛絕非文字能治癒。但機器真的能叫人內心完全放下嗎？如果真的可以，那痛苦的人就能治好一個少一個。學銳想了一整夜，或許自己能成為實驗品，解救多數人。



蘿莉的研究所設在郊區，開了一段漫長的迤邐山路，轉角處，沿途出現幾棵大樹，被各種不同的藤蔓攀附纏繞。他為這些樹可憐，它們雖然蒼勁雄偉，遲早會被纏死。駛上山坡，不遠處，灌木林後方，隱現一棟不起眼的白色磚牆小屋。

由於有預約，守衛打了電話去櫃檯求證，不多問便打開閘門放行。蘿莉和一位小助理出來迎接，滿臉笑容像是好久沒客人來了。他覺得自己是病人，並非貴賓，這般禮待承受不起，所以簡單地點點頭，省了客套話；跟隨她們的腳步，進入實驗室。環顧四週，一張黑色皮革躺椅在中央、前方一張大木桌擺放了幾個正方形透明玻璃盒和針狀形的儀器等等。面對這些陌生的實驗工具，他拘謹卻步。

「別擔心，我不會把你縮小放進盒子，目前科技還沒這個本事。」

蘿莉看出學銳的疑慮，以玩笑的口吻讓他放心。她要他躺在皮革椅上，盡量放鬆把這裡當成自己家一樣。學銳不是愚蠢的小孩，並沒有想到自己可能會躲進盒子的事；蘿莉以為的玩笑，只會讓他更竭力克制不流露畏懼的表情。他摸了摸椅子，似乎沒有退路，故作輕鬆躺了下去。小助理也移動椅子，坐在電腦前設置攝像機。

「首先，我想要你重回案發現場，簡明扼要說出當天發生的事。我知道重述往事不容易，猶如再次揭開傷口，不過請相信我，今天是你的幸運日，你的傷口將會完全癒合，甚至完全看不到任何傷疤。」

他目瞪口呆望著蘿莉，這套信心喊話是否也是玩笑？況且還在實驗階段，蘿莉那股篤定又自信的眼神從哪來？然而她的親切帶著偏執，看透病人的急切與希望，往往能說服人。學銳只好乖乖躺著，任她們勾起回憶。小助理問他還記得事發的時間嗎？學銳深深吸了一口氣，點點頭告知了時間。

「那天，出外用餐。走在商場長廊，三個大漢忽然圍了上來。其中一個看似頭目的彪形大漢說要查看身份證，語氣咄咄逼人。我看他們沒穿警察制服，又不見警車，要求對方請示證件。大漢掏出皮夾，遠遠打開讓人瞧，又快速合上皮夾。誰能一目了然？後來我覺得，自己身材削瘦，絕不是他們的對手，乖乖拿出身份證。」

大漢瞥了一眼身份證，嘴角得意上揚，示意手下捉我回警局驗尿。我嚇壞了，平時沒經歷過這般場面，萬一眼前是惡人，捉去別處該如何是好？第一時間，想到——跑。我拔腿就跑，身旁的兩個魁梧大漢，見狀追了上來；追沒幾步，他們向前一撲，硬生生將我壓倒在地。

他們從背後疾速扣上手銬，情急之下我大聲尖叫救命。一下子，四方八面人潮湧來。面對人群，大漢們臉色難堪，急忙打開車門，硬把我塞入車內。車過，曲終人不散，他們在路旁指指點點。」

他哽咽了一下：「這是我一生中遭遇到最恥辱的事。」

小助理輕輕調整了攝像頭，蘿莉只是在一旁靜靜傾聽，沒說什麼。

「後來，驗了尿，呈陰性；黑警仍不放手，命令我抱著書，猛打我的胸部，不留外傷的一直凌虐。有人通知了我的父母，他們大老遠跑來，向頭目苦苦央求放人。頭目臉上架著黑鏡框，無動於衷。父母再三請求，他忽然轉頭向父母怒叱，說我斗膽丟警察證件，說放就放，面子往那裡擱？他會告我妨礙公務，給我一條嚴重的刑事罪。」

當然，父母不會相信他所說的，一切莫須有的罪名，不過是要錢。父母不想把事情鬧大，能夠用錢決解的就不是問題。」

學銳臉色泛紅，他不止生氣父母的血汗錢。

「父母不知道，警察清楚我們請不起律師，恐嚇普通老百姓是警察賺外快的方式，整個警界都是腐敗的合法流氓！」

情緒有些激動，含冤莫白的抑鬱難遣。蘿莉點點頭，馬上向前輕拍他的手臂：「我也不喜歡這等低劣行為，有些事情用錢是決解不了的，反而會扭曲健全的社會制度。」

蘿莉的同理心，些許緩和他的忿忿不平。

「好了，我這裡不需要律師，沒有黑警干擾，你的問題包在我身上。」

小助理端來一杯溫開水，叫學銳慢用；他坐起身，小口啜飲，讓時間沖淡剛觸及的傷感。蘿莉和小助理擺弄整理他桌前的東西：在他最前端左右各擺放一根類似避雷針的東西，針頭90度對準一個小半圓球器皿，器皿後有一個大透明玻璃盒（此處標明A），大玻璃盒後上下擺著小它一半的玻璃盒（此處標明B和C），每個盒上都設有一個藍芽系統。小助理向學銳確認那黑警的名字與所屬單位，就在電腦面前操作起來。

蘿莉拿來一個像電玩的頭戴裝置，要他等一下戴上。

「你看這些精妙絕倫的儀器，如果順利推出，就能決解個人在情緒上的困擾。」

學銳把杯子放在椅子旁邊的小桌，接過頭戴裝置，很快習慣了她的誇其談，不作回應。小助理將資料輸入完畢，電腦後方的輪帶機器滾出兩個小玻璃珠。蘿莉取出玻璃珠，拿給學銳瞧：「玻璃珠上標記著1號和2號，你看裡頭是不是藏著螺旋狀的東西？那是DNA，我們合法從國家DNA資料庫取得複製品；1號是你的DNA，2號是黑警的。」

拿人民的DNA做什麼呢？有所顧忌，正想問，小助理趁機插話：「這些DNA只能複製成光子影像，並不能複製真人。」



「嗯，我們是根據量子糾纏原理，研發了這台機器。你聽過量子糾纏嗎？」

學銳望著蘿莉，搖搖頭。

「簡單地從學術的角度來說，量子糾纏是一個零自旋粒子，衰變為兩個以相反方向移動分離的粒子，沿著某個特定方向，對其中一個粒子測量其自旋方向，如果得到的結果為上旋，則另一個粒子必為下旋。當然，學術用語對非本科生而言，艱澀難懂；你躺下，戴上頭戴裝置，我會一步步讓你看見。」

學銳的思緒變慢了，一臉茫然，寧願花時間去感受。他依照吩咐，躺了下來戴好頭戴裝置。打開眼睛仔細檢查頭戴內部，眼前出現一個螢幕，隱約可看到外頭的實景。螢幕上另有選項：大玻璃盒A、一上一下的小玻璃盒B和C。

螢幕外，他看見蘿莉將1號玻璃珠與2號玻璃珠分別放在半圓球器皿，並指示小助理按下大玻璃盒A指令。大玻璃盒A頓時亮了起來，藍芽系統閃著光，頭戴裝置馬上接收到信息，螢幕上出現大玻璃盒A的影像。學銳嚇了一跳，一個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影像靜靜站在左邊，另一個黑警的影像也佇立不動在右邊。

小助理為小玻璃盒B和C設定了時間：「這時間是你和黑警開始糾纏的時刻，上邊的盒子B是在地球的案發現場，下邊的盒子C則是在另一個未知星球同步發生事件的空間。」

還沒等學銳反應過來，小助理又按一個鍵，隨即，兩個針頭發出聲響，兩道強而有力的白光分別射向玻璃珠。從大玻璃盒A可見，兩個不動的人體影像變成發光體；發光體漸漸膨脹，蓄勢待發。碰的一聲，學銳看見自己的影像分裂成兩個自己，一個向上射入小玻璃盒B，影像順時自旋；另一個向下射入小玻璃盒C，逆時自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黑警的影像。

下一頃刻，小玻璃盒B向上自旋的學銳影像和黑警影像，各自兩旁旋轉，越旋越近，最後影像交疊在一起。頭戴裝置傳來蘿莉的聲音：「小玻璃盒B是有關你們當時在地球上糾纏的情景，現在我幫你轉去小玻璃盒C的視頻，讓你感受在未知星球裡，向下自旋的你們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不由分說，學銳的大腦磁信號，忽然跳入了另一個空間，所有的感知也完全躍進未知星球，他甚至忘記自己躺在皮革椅。

醒來時，發現四周野草叢生，一道高架公路跨過眼前，黑警臉上架著黑鏡框，坐在駕駛座，而他坐在副座。未知星球和地球沒有什麼兩樣，連上次坐進警車的款式也沒差別；不同的是，學銳沒被扣上手銬。

這時黑警掏出一小包白色粉末：「我在你外套內袋搜到了這些，我沒告訴搭檔，偷偷把它藏了起來。我知道這是時下流行的T粉。」

學銳茫然無語，望著車門的側鏡，雙眼突出，兩頰凹陷，臉色蒼白憔悴，看樣子就是缺愛的人。白色粉末的確是T粉，吃了天地會蒙昧昏暗，暈眩如晚星明明滅滅；穿過無邊悠渺的湛黑，山嵐乍現，裂開T形光芒，裡頭金碧輝煌，像極宮殿；將自己變成胚胎，植入T宮殿，等待河流經過，溫柔淹沒。

「念在你爸和我是朋友，放你一條生路。你知道嗎，T粉呈現的世界是假的，一旦上癮，離死神就越近……」

「你吃過嗎？」

這一反問，黑警靜了片刻。

「我沒吃過，但我看過太多的案例。尤其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死了很多。」

「我活著的時候，有人注意到我嗎？我寧願自己是顆胚胎，沐浴在山河裡，永遠被呵護。」

「你怎麼能如此看待人生？你的父母，付出多少辛勞把你養大。雖然你的父親對你母親不忠，但所有的不幸與不快樂都是自己創造出來的，與原生家庭無關，別再自欺欺人鑽牛角尖了。」

劈頭一席話，讓學銳的眼角不經意流下淚。這淚，並非因被人關愛而流下，那只是不被人理解的痛苦感受。

黑警打開車窗，解開包裝袋，要將T粉倒出窗外；學銳抬起陰深沉默的臉，趁黑警灑落T粉之際，伸手往黑警腰間，拔出其配槍。他迅速上膛，一瞬不瞬地瞄準黑警的太陽穴，食指扣上扳機，動作俐落。

接著，他的食指關節忽然僵硬起來，任憑怎麼用力，按也按不下扳機。說也奇怪，那白色粉末，停浮在野草間，不再落下；黑警也像木頭人一樣，瞠目結舌，一動不動。

所有的混亂，定格在混亂中。他的耳朵傳來蘿莉的聲音：「你殺不死他的，因為現在的他還好好的，所以過去的他不會死。你必須鬆開手，不然你將永遠不會醒來。」

他意識到寂靜正在啃噬著他的生命，連忙放開手，整個人從皮革椅彈起，額頭和掌心冷汗直冒；趕緊脫下頭戴裝置，心仍怦怦跳著，分不清這人身是真實的還是假的。

「歡迎回來地球。體驗過自己的另一面，覺得怎麼樣？」

學銳已嚇得呆若木雞，詭譎的感受不知如何反應是好。

「別怕，基本上，這個實驗證明了只要動念一起，就會發生一體兩面的事。然而，你為什麼會放不下？從影像得知，是因為你在這裡的本性是天使，黑警的本性是惡魔，天使怎麼能夠鬥得過惡魔？你把你的惡魔困在另一個星球，內心的野獸始終召喚不出來。」

學銳滿腹疑竇，不過有一件事她說對了：他在這裡是受壓迫的，沒有力量反抗，彷彿善良的人都容易被人吞食。他開始覺得她的觀點，不再那麼不可思議。

「那麼，我該如何釋放心中的惡魔？」

蘿莉臉上露出狡黠的神情，沒有人能限制她那蠻橫的想像：「本性是可移的——我們有能力將向上自旋的你和向下自旋的你，互換。」

她說得輕而易舉，學銳卻啞口愕然。蘿莉說這互換過程不會帶有任何肉體上的疼痛或不適，只須乖乖躺下，時間設定在此時此刻，今天就會出現一個全新的自己。

正中下懷，他要的不就是一個全新的自我嗎？只要再次睜開眼，有個行事衝動善於鬥爭的我就會出現在地球上、有個溫文爾雅聽天由命的我想必也會生在未知星球上。那是最好的生存模式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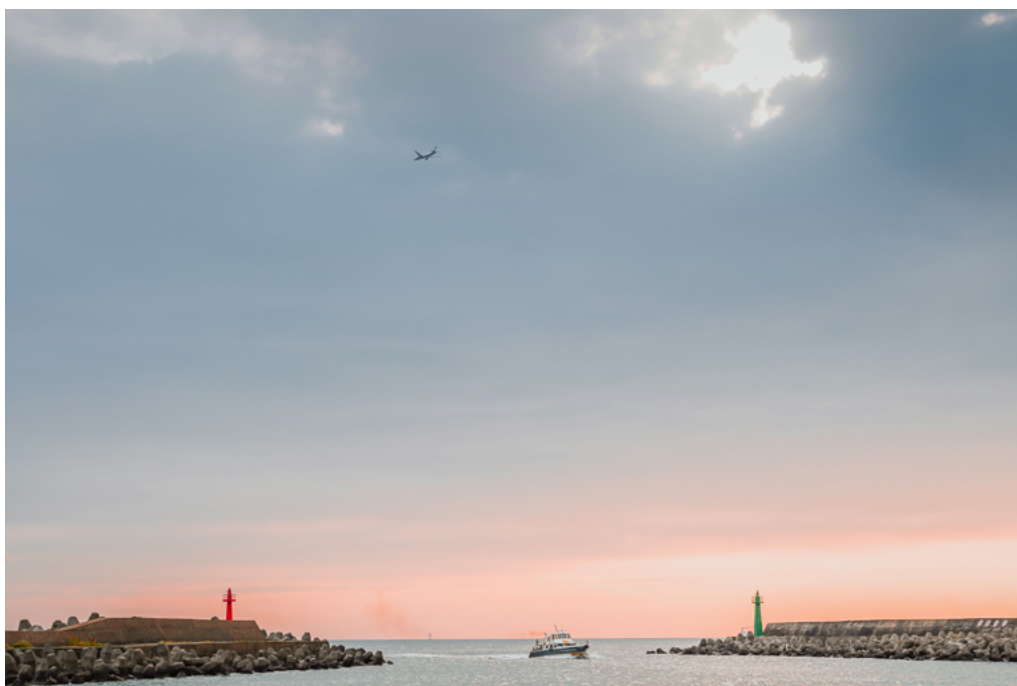
小助理又端上一杯溫水，並以雙手奉上。學銳趕緊接過，卻在觸碰的瞬間，發覺小助理的手微微顫著，臉部的顴骨肌肉有意識地收縮，嘴角看似故意抬高。

#### 棋子

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數年間，小說遊走於馬來西亞各個報章與文刊。201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仰光》。

## 胭脂紅，五彩石

吳旻育



找了藉口，推拖掉周末朋友的婚禮。

近年越來越討厭參加婚宴了，尤其是某些活像是催生大會的婚禮，10個人裡頭，有9個人祝早生貴子，剩下另一個祝生雙生。新娘只能尷尬地笑著，為了婚禮而努力瘦下來的樣子，都讓我不忍心去稱讚她很美。

台灣的傳統色彩中，有一種顏色叫胭脂紅色，那是古早時代最受歡迎的顏色，他可愛、討喜、親民又美麗，像是某些傳統美德的集合體。嫁娶的場合裡，胭脂紅色的妝容，彷彿一種幾近殘忍的提醒，那是以後你要成為的樣子。

例如我母親。

退伍前後，被嗜賭的父親拖累了一生的母親終於退休了，當時寫了幾段文字，紀念那個小小的粽子店，直到後來出書，才把零零散散的句子們架構成文章，往後間，會突然想起一些書裡沒能提及的事，像是梳理粽繩與打結的扯鈴。

很小很小的時候，喜歡吵著要幫母親的忙，她就要我坐在廚房門口，讀故事書給她聽，說這樣就是幫最大的忙了，那時候我最喜歡的故事是石中劍，亞瑟王的瑟讀了好多遍，還是記不太起來。只有整理粽繩，是少數能幫忙的家事，以五指為篋，順著粽繩梳理，感受指節間的異感，那些都是繩上細小而油膩的結。粽繩很細，纏繞的結比綠豆還小，手粗腳粗的我根本解不開，最終只能當發現問題的人。

也是那一陣子，小學的體育課流行教扯鈴，小時候好勝心強，光是讓扯鈴轉起來絲毫無法滿足我的渴望，硬是要學什麼蜘蛛結網、螞蟻上樹等聽起來很厲害的招式，結果只是落得扯鈴繩子胡亂成結的下場。

東西打結了，通通都拿給母親，年復一年的工作，彷彿綁粽僧，天下就沒有她解不開的結，就連己身的惡運，也不過是結繩記事上，一段小小的突兀，或許正因為母親是這樣的母親，所以即使沒有父親，我心裡也沒有任何的恨，也讓我一直以為，所有關係的支離，都能找到妥善的歸去。



直到大學某次，和K路過系辦，助教叫住我們，說剛好有一封信寄到他那邊，是給K的。K看了一眼，收進包包裡，再也沒有拿出來。

我問他信是誰寄來的？

「生母。」他說。

我還記得K說出這兩個字時，嘴角彷彿被這個冷冽的詞彙凍傷的樣子。

那時我才知道，原來許多人的母親，就是他們一生也解不開的死結，也才知道，不是每道心裡的裂痕，都足夠幸運，能遇到補天的女媧。原來，一段關係的結束，不一定會獲得祝福，因為有些離去或許可以被理解，但永遠無法諒解。

胭脂紅，五彩石，含有礦物的顏料，細微的粉末中，各自反射出他們自身的色澤，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陽光下，看起來都不太相同。仔細端詳，上上下下，它使人美麗，它使人苦毒。

#### 吳旻育

1990年生，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出版詩文集《大人症候群》，聯合報琅琅悅讀、草悟系等專欄作者，經營IG社群平台「天橋下」。

想始終寫著無賴而溫柔，頹廢而勇敢的詩。

## 辦公室車站

李進文



辦公室裡靜悄悄，每個人堅守自己的位子，在三面隔板（Partition）之間，為了工作和不為人知的理由。

一早，打卡後，開電腦，世界迎面打招呼且跨出螢幕坐下來陪我。有時我會打破沉默問世界幾句：「喝口水嗎？上廁所嗎？待會兒午餐吃什麼？」大多時候我們各做各的事，世界鎮日做的事只是用食指撥著地球自轉、推著地球公轉，像小孩獨自在玩耍。

隔板之間，堆積很多東西，有趣無趣、有形無形、夢與非夢，我和同事各安居其中，做一些該或不該的事。

傍晚六點，我按下辦公桌底下的開關，三面隔板之間出現一道向下的電扶梯，我揹起棕色帆布背包，直接搭電扶梯下班。

座位，即是車站。其他人下班的動作跟我一樣。辦公室在下班時刻變成車站大廳，也會有女聲廣播：「各位旅客，搭電扶梯時，請注意您腳下的深淵，我們即將前往地獄。」

###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臺灣高雄人，曾任讀書共和國集團遠足文化總編輯、臺灣商務印書館總編輯、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媒體記者等。著有《奔蜂志》、《野想到》、《微意思》、《更悲觀更要》、《靜到突然》、《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等多部詩集、美術詩集和散文集。

## 駐版合作

到站提示音 | 身體詩微影 | 詩之毫釐  
近而不達 | 一杯酒的時間



## 到站提示音

### ●到站提示音\_焗第八期「上下」主題

時間過得好快，【焗 Ra Poetry】電子詩刊的紙本年刊已經出版Volume 2了！本集到站提示音節目中，主持人漫漁和火寺主編紅紅談Vol.2年刊的亮點；同集加演火寺第八期主題「上下」的內容。

【到站提示音】是詩人漫漁於2022年4月成立的podcast節目。這是一列輕鬆聽文學的慢車，詩人漫漁和你聊詩寫藝術，聊生活，聊一些看得到，或還沒看到的人生風景。隨興所致，在某個站下車，放下包袱，喝杯咖啡，給自己一個「pause」的藉口，準備好了，再上車「resume」，繼續前往下一站。



節目定期更新，其它單集內容請到[到站提示音](#)收聽。

#### 主持人簡介：

眷村小孩，流浪過，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文創小農/貓奴。

#### 文學獎記錄：

眷村小孩，流浪過，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文創小農/貓奴。

文學獎記錄：台灣詩學散文詩獎、時報文學獎台中文學獎、乾坤詩獎、星雲文學獎、金車新詩獎。詩作入選《2022臺灣詩選》。出版詩集《剪風的聲音》(秀威，2022)、《夢的截圖》(聯合文學，2023)。

臺灣野薑花詩社、台灣詩學成員、乾坤詩刊編輯

漫漁平台連結：<https://tap.link/manypoetry>

# 到站提示音

@漫漁





## 身體X詩X微影



演員：漫漁 / 廖霞

特別客串：威廉

詩/作者：〈賀歲〉2N

助理：紅紅

導演/錄影/剪輯/音樂：劉寅生



影片連結



##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詩之毫釐

書法 X 現代詩



### 駐版書法家 吳國豪

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高級訪問學者

現任：何創時書法基金會主任研究員/董事、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明史、藝術史研究、策展、書法創作

本期<sup>火</sup>RaPoetry由駐版書法家吳國豪老師選出本期收錄『上下』主題詩其中一首詩作，並以行書在日本畫仙板上創作。(火會將吳教授慷慨結緣的實體書法作品於紙本選集出刊時一併寄贈給作者)。

當書法跨界現代詩，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一起來欣賞吳教授揮毫的藝術創作以及詩人許赫這首形式獨特的詩～

樓梯間 沙頭形

順著木質樓梯<sup>向上</sup>任由

遺落的影子與腳步聲 相互折疊

你的每一次抬腿又下落

每一次胸膛起伏 嘴唇細微的翕動

都被光與浮動的灰塵 精準地篆刻著

直達走到家上層 穿過

天花板的障眼法 樓梯被裁剪的身體

銜接在哪裡 抬起海浪 抬起

陡然的山勢 乃至抬起時間

你寄放在此的登臨意 絲毫也不剩下

自從允許自己衰老 允許自己

無限接近 好像也被抬起



二零二四年八月十九日 吳國豪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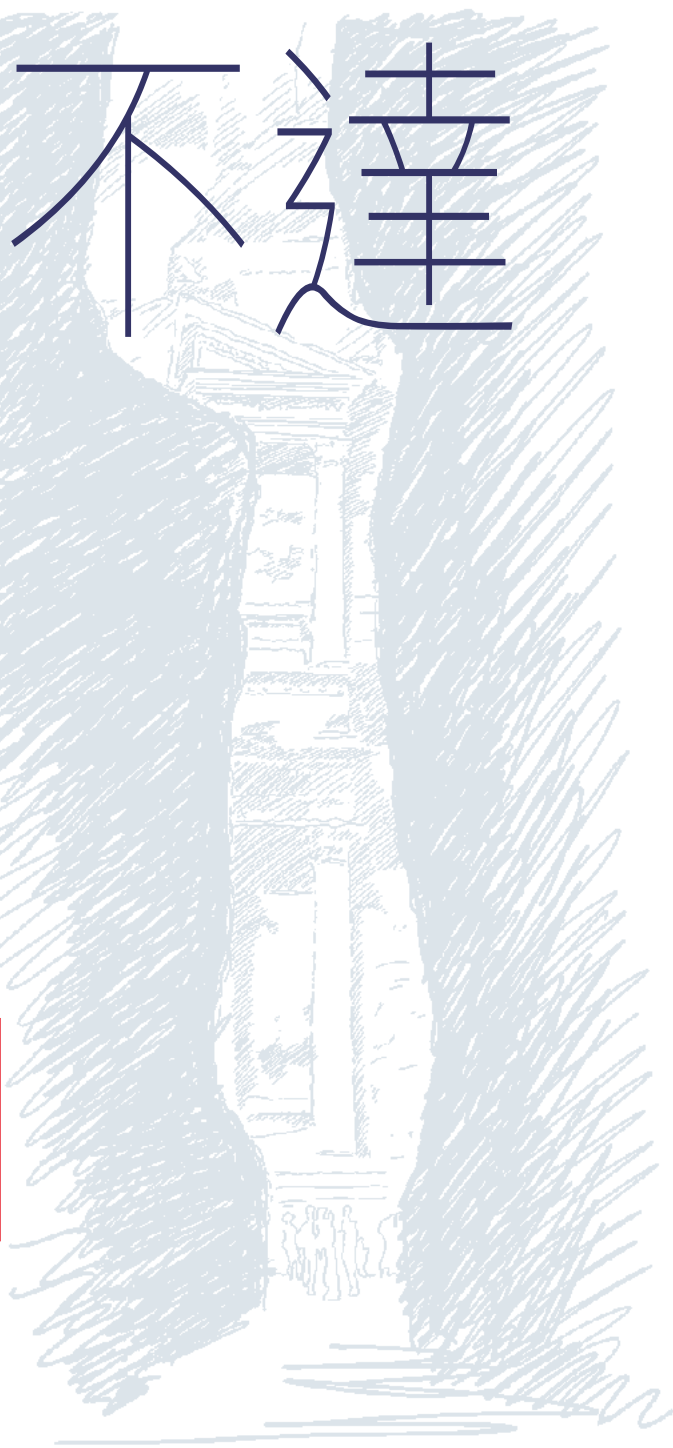
建築美學 X 現代詩

# 近而不達



## 駐版作家 不清

生於香港，加拿大詩人，建築設計師  
創作現代詩歌廿多年，曾獲港台詩歌獎項數個。  
著有詩集《卅二排詩》，近年研究如何翻譯詩歌  
成建築空間。



## 約翰艾許伯瑞與樓梯

不清



上與下之間，是一個名為「樓梯」的真空地帶，無論其形態是長是短、是直是曲，它是空的，沒有放置任何傢俱。話雖如此，樓梯是建築中的重要構件，擁有獨特的功能和象徵意義，也往往是空間中設計最獨特的結構。樓梯卡在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位置，不僅是連接不同樓層的過渡性實體結構，更是一種心理和情感上的過渡體驗。不同於走廊，它往上或往下，顯現其動感的同時，為用者帶來一股充實的期待感。樓梯作為一種象徵，在文學尤其是詩歌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能夠連接夢想與現實、記憶與未來。詩人通過樓梯賦予的隱喻和象徵意義，使讀者在上下樓梯的過程中，體驗到一種精神上的旅程。

在傳統的雙層木房子中，樓梯連接底層的客廳與二樓的睡房。底層的客廳、飯廳甚至廚房不僅是家人日常生活的地方，還是招待客人的半私人空間；相反，位於二樓的睡房和浴室是完全私密的地方，也是秘密的收藏地。詩人約翰·艾許伯瑞 (John Ashbery) 在其詩歌《新的高度》(The New Higher) 中，利用一條樓梯讓詩中的「我」得到尋找「你」的機會，雖然「我」最終沒有找到「你」，但這條樓梯被詩人刻意地突出於詩句中——「上樓梯 (up a stair)」——這不僅拉遠了「我」與「你」實質上的距離，也顯現出「我」與「你」在心理上或身分上的高低不同。如果這條樓梯被換成一條走廊，詩人所希望達到的效果可能就無法成功了。

對我來說你比生命還重要。我透過  
你活著，然而又不知自己正活著。  
我聽說你呼喚我。我來到  
你住的地方，上樓梯。那裡沒有人。  
沒有人感激我。

——摘於〈新的高度〉

其實，秘密所在的地方不限於樓上，它也可以隱藏在地下室。在艾許伯瑞的另一首詩作〈我們的生活哲學〉中，詩人創造了一條「蜿蜒的樓梯 (winding staircase)」以帶領詩中的「我」到達地下室。這條樓梯隱藏在書櫃後面，像冒險電影的橋段，被「我」無意中打開又合上。艾許伯瑞所描述的地下室充滿神秘感和不確定性，光的顏色是令人想起「不可思議的浩克」的「些許綠色 (greenish)」，香氣是「介於 (in between)」番紅花和薰衣草之間的，這神秘氣味究竟會不會有毒呢？與《新的高度》相同，這股曖昧不明的神秘感不是走過一條走廊或一道門所能產生的。





相反，我大概會讓事情保持原狀  
同時為它們注入我以為是自己偶然發現的  
新道德氛圍的血清，就像一個陌生人  
不小心按到一面層板以導致書架滑開，  
露出一條蜿蜒的樓梯，下面有些許  
綠色的光，他順理成章地走了進去  
然後書架也理所當然地又合上。  
一股香氣隨即撲面而來——不是番紅花，不是薰衣草，  
一股介於兩者之間的香氣。

——摘於〈我們生活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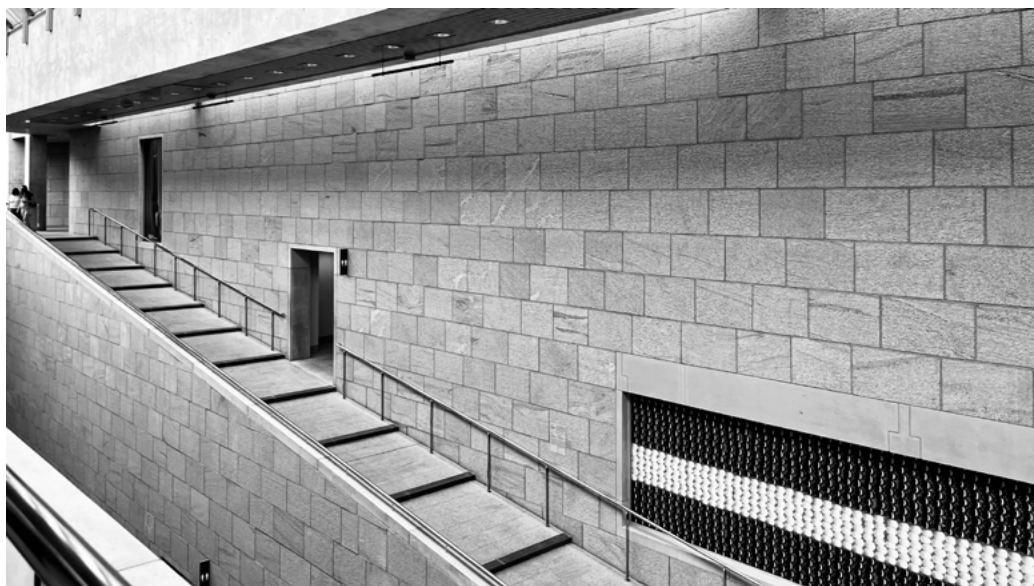


無獨有偶，加斯東·巴舍拉 (Gaston Bachelard) 在其著作《空間詩學》中也提到上下樓梯這個意象對詩人的價值。他說：「在語言的房子裡，上樓是一步一步地退隱；而潛入地下室則是做夢，把自己迷失於在遙遠走廊中的模糊詞源裡，在那個地方尋找不存在於語言中的寶藏。在語言中上下——這就是詩人的生命。對詩人來說，上升得過高或下降得太低是被允許的，因為他們能把大地與天空結合在一起。」

〈我們的生活哲學〉的「我」需要離開地下室了，在詩作〈洛特雷阿蒙酒店〉的其中一節，約翰·艾許伯瑞的想像力被激發，這條樓梯沒有把艾許伯瑞和他的讀者（也就是詩句中的「我們」）送回房間的書櫃前面，相反，樓梯像時空隧道一樣，把我們帶到「戶外 (into the open)」。我們的想像力不僅能夠為這個空曠又萬里無雲的地方隨便的增添物質上的東西，我們亦能夠玩弄記憶與未來，把巴舍拉所提到的大地與天空的結合，透過詩歌把「夢」想成真。

畢竟，正是他們的決擇激起我們想像力這技能  
現在，我們悄然地沿樓梯往上走到戶外  
從而停止了時間進一步的挾持  
以終結悠久的歷史所展開的僵局

——摘於〈洛特雷阿蒙酒店〉





(以上相片由作者提供)



焗駐版訪談專欄

# 一杯酒 的時分



## 單元介紹

深信詩人有著貓科動物的靈魂，某夜，在真實或虛擬的酒吧，月圓時分的狼嗥裡，我們認出同類。但不急著拆穿，我們淺酌，拒絕深談彼此的來歷。為破曉時刻回返人類肉身時留些餘地。

## 焗駐版訪談專欄

### Part I

由火寺編輯群或客座詩人作家主持，和一位詩人/作家訪談閒聊並以文字呈現。

### Part II

由受訪詩人以聲音演繹一首詩，並向聽眾介紹這首詩。

## 一杯酒的時間 ft.林佳穎 Chamonix lin

採訪撰稿 | 紅紅

### @林佳穎 不為人知的三件小事

#### ● 一、最近我迷上唱歌.....

而且是樂團裡的主唱那種唱歌喔！這也是目前我最自豪的事。

早先我從國小、國中一直到高中都是合唱團中低部。由於合唱團的主軸都在高音部，所以很自然地中低部就像是高音部的合音。長久以來我很習慣自己是「配角」這樣的位置。另一方面或許與西蒙·波娃所謂女性之間的無意識競爭有關。從小母親就是一位非常有表現欲的人，和她在一起我很習慣收斂光芒不去突出自己。

直到一年前因為朋友的關係接觸到樂團，我成為樂團裡的唯一主唱。樂團表演的歌主要是40-60年代的流行樂，剛好就是爸媽那個年代的歌曲，所以很有共鳴。我們也會去有Open Jam的地方。Open Jam就是讓台下觀眾報名上台即興擔任主唱、樂手，唱到一半可能也會突然有個人上台去幫你 and 音。唱得好不好一回事，玩得過癮對我來說很重要。

## ● 二、別人最好奇我的……

別人最好奇我的T-L、趣和私生活。今年有個人生經驗閱歷豐富的朋友將我歸類為「pansexuality 泛性戀者」，而我也樂於被這麼定義。

我是在很早的時候，高中時期就知道自己是個bi。但我的異性緣似乎比較好，成年後也是待在較傳統的路線。近期則喜歡透過不同方式認識不同背景、有趣的人。方方面面都有點像我人生的「超展開」、「超連結」。我是一個難專心的人，喜歡交朋友、有趣新奇好玩的事物都會吸引我。

pansexuality 需要我解釋嗎？我的至理名言是「I don't explain myself」，不過這個詞上網查就找得到了。關於 pansexuality 裡非「人」的部分，我的詮釋是：一種情境、vibe，可以讓人有接近高潮的愉悅。例如你很想見一個人、想吃一種食物，或者 shopping 完把戰利品全部攤開在床上準備拆封，那種興奮無以名狀，而且越接近欲望被滿足的時刻它越加高昂。

### ● 三、發現我有超能力……

第一個超能力(?)是我很好睡。隨時隨地有可能睡著並且姿勢千奇百怪。例如蹲在馬桶上一手捧著裙襬直接涅槃，像斷片那樣。例如坐在位子上側身低頭翻找包包的時候，睡著。最離奇的還有，在吃飯的時候睡著，而且睡著後夢裡繼續夢到正在吃飯的場景以及一起用餐的人，等於我的夢中夢是現實世界的一種延續。

還有一個厲害的超能力欸，不過已經超出篇幅。不如請我喝一杯，我就同你講。

@聽 林佳穎 讀詩〈兩段〉：



[收聽連結](#)



### @林佳穎 簡介：

女，1978年生，東吳法律及國管法研畢，北一女青年文藝獎及優秀青年詩人獎，野薑花詩社  
2020 松鼠文化出版《你可不可以培養一點不良的嗜好》，2024 松鼠文化出版《蕾絲手銬》。



粉專: [夏日的不良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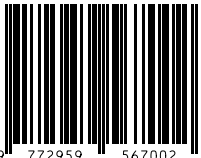


唉居: [@addictionofsummer](#)



RaPoetry™

ISSN 29595673



9 772959 567002

诗  
2014  
RaPoetry